

汉语对欧化的语法选择* (中)

万惠洲*

五、插入语的发展

1、插入语在早期白话文小说和《红楼梦》里，我们都可以找到被使用的例子，但其种类与作用应该说还是相当有限的。请看：

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

何为八绝？总之清奇幽雅，悲壮悠长。（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一卷）

他家这坟园，又与别家不同，就在靠近西山一带，这地方叫做双凤村——相传说，从前有人见两只彩凤，落在这地方山头上，百鸟围随，因此上得了这个村名。（文康《儿女英雄传》上册）

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曹雪芹《红楼梦》第48回）

你瞧瞧，薛姨太太这李亲家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曹雪芹《红楼梦》第54回）

2、插入语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应该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受西洋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影响，翻译家在自己的译作中，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使用插入语的情况比起以前要多起来了。

对比汉语与英语插入语的使用情况，我们非常有意思地发现：汉英常用插入语至少在两方面呈现出某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对应情况：

(1)、动词的对应性。英语常用做插入语的动词有：think, see, say, suppose, hear 等；而汉语恰巧也是：想、说、听、看、瞧等与英语上述动词有着一定对应性的常用动词。

(2)、短语的对应性。在英语里有不少固定短语甚至句子形式可用做插入语，它们或放在句首或放在句中，甚或放在句尾，使用起来相当灵活方便，充分服务于表情表态达意之目的。这些插入语我们发现，反应在汉语里都有着与其相应的语言形式。汉语的这些形式有不少最初也许就是为了对译，而后被反复长期地使用才慢慢固定下来最后演变为今天常为人们所采用的句子中的特殊成分——插入语的。我们现对举其一些插入语来看看：

| 英 语 | 汉 语 |
|--------------------|----------------|
| strictly speaking | 严格地说； 严格说来。 |
| generally speaking | 一般地说： |

* 本文是《汉语对欧化的语法选择》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已发表在本刊的前期上。

* 一般教育，教授，汉语语法、言语文化学。

| | |
|--------------------|------------------|
| | 一般说来。 |
| in short | 简而言之; 简单地说。 |
| in my opinion | 在我看来; 依我来看。 |
| in one word | 一言以蔽之; 总而言之。 |
| in other words | 换言之; 换句话说。 |
| it is said | 据说。 |
| it seems (appears) | 看来; 看起来。 |
| as far as I know | 就我所知。 |
| as far as it goes | 就目前而论; 就目前来看。 |
| as things are | 按现况说; 按现况来看。 |
| so to say (speak) | 可以说是。 |
| to be more exact | 更确切点说。 |

3、汉语插入语的发展，我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早期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很多不同种类，不同功用的插入语使用的生动例子。现举例说明如下：

(1)、表示看法、想法或态度。

我看这并不是妄语。(鲁迅《此人与南人》)

我想一人的房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林语堂《言志篇》)

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周作人《祖先崇拜》)

我快有两个月不开口了，不瞞你说，今晚见了你我再也不能制止，我爽性说给你我的生平的始末吧。(徐志摩《九小时的萍水缘》)

依我个人的意思看来，这三种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胡适《贞操问题》)

(2)、表示提醒，引起注意。

你想，现在不是还嚷着什么教育普及么？(鲁迅《牺牲谟》)

你看，这有什么办法，除了不理它之外？(周作人《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朱自清《沉默》)

傅君，蜀人也。你瞧，四川不是正在有叔侄大义灭亲的厮杀一场吗？(林语堂《冬至之晨杀人记》)

你知道密司脱钱很想娶我底妹妹，当初母亲大有满意的样子。(柔石《二月》)

(3)、表示意想不到，未曾预料。

谁知道我还是住在“雅舍”！(梁实秋《雅舍》)

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象洪水猛兽一般。(刘半农《作揖主义》)

但她能拒绝一位陌生的青年的所赐么？天知道，为了孩子的缘故，她诚心诚意地接受了。（柔石《二月》）

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了。（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想不到观音娘娘的签诗居然和我的话一样。（胡适《终身大事》）

(4)、表示估计，推测或猜想。

他表扬着瞎了眼的母狗，看起来，也确是瞎了眼的母狗。（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

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来还同昨日的情形一样。（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

这二十四点钟不是容易过的，说不定她刚巧在这个期间内有什么动静，那才叫人抱愧呢。（徐志摩《我的祖母之死》）

其实河心里晃荡着的，河岸头歇泊着的各式灯船，望去，少说点也有十廿来只。（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另有石刻的画像，也在这里，想来许是那幅画所从出；但生气反而差得多。（朱自清《南京》）

(5)、表示信息的来源或出处。

据说有一回一个知名的文人进去看书，被监视得生起气来。（周作人《东京的书店》）

按传说，至少一个女子的文才多半是有一种防身作用，比如现在上海有钱人穿的铁马甲。（徐志摩《关于女子》）

近来中国南京开了一个古物展览会，听郑振铎说，龟甲文怪美怪体面精致，其余古东西也十分好。（沈从文《朋友已死去》）

据福州人说，蜆肉最滋补，也最容易消化，所以产妇病人以及体弱的人，往往爱吃。（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

听说惠州底城门，真似铜墙铁壁一样坚固。（柔石《二月》）

据江绍原先生的考查，现在这一家人都大进步了。（胡适《名教》）

(6)、表示总结，概括或综合。

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总之，书生的被嘲笑是在他们对于书的过分的执着上；过分的执着书，书就成了话柄了。（朱自清《论书生的酸气》）

总括起来，“名”即是文字，即是写的字。（胡适《名教》）

合而言之，若日，四十可以不惑，但也可以不惑，那么，那时就是枪毙了也不足惜云尔。（周作人《中年》）

中国大学之毛病甚多，总括一句，就是谈学时不吸烟，吸烟时不谈学。（林语堂《吸烟与教育》）

(7)、表示排除，包括或强调。

他们——尤其是失意的书生——的苦情就发泄在这种吟诵或朗诵里。（朱自清《论书生的酸气》）

我又不是干傻子，谁来提倡死了再去奋斗？——除非地下的世界与地上的世界同样的不完全。（徐志摩《论自杀》）

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鲁迅《论“人言可畏”》）

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林语堂《论幽默》）

桥东孩子的哭声一点也没有减弱，随着风声送到桥头的人家去，特别是送进黄良子的耳里，……（肖红《牛车上》）

(8)、表示分析的推断、判断或论断。

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厚重。（鲁迅《北人与南人》）

南京的新名胜，不用说，首推中山陵。（朱自清《南京》）

至于城内的街无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于行，则凿去一层，雨后即著旧钉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颠仆，更不必说穿草鞋的了。（周作人《石板路》）

一般的观众是迷信的，相信鬼的存在，至少是以为鬼是有趣。（梁实秋《略谈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

可是杭州一般的建筑物，实在太差，简直可以说没有一间合乎理想的住宅，旧式的房子呢，往往没有院子，顶多顶多也不过有一堆不大有意义的假山，和一条其实是只能产生蚊子的鱼池。（郁达夫《住所的话》）

(9)、表示阐释的视角、视点或方式。

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说实话，我连我的本乡都没有什么了解。（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鲁迅《藤野先生》）

迂远一点说，如比比那的病废，即是宣告凡该利斯系统的雕落。切近一点说，如库多沙菲利斯（也是蔼氏所作的小说）打了小孩一个嘴巴，将他打成白痴，他自己也因此发疯。（周作人《小孩的委曲》）

当时浅浅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怅；老实说，咱们萍泛的绮思不过如此而已，至多也不过如此而已。（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刘半农《“作揖主义”》）

(10)、表示举例说明，补充或解释。

爬是自古有之。例如从童生到状元，从小瘪三到康白度。（鲁迅《爬和撞》）

少数特强的分子保持了全体的匀整这一条原则应用到人道上，就是说，假如我们有力量加密，加强我们最普通的同情线，……。徐志摩《落叶》）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刘半农《“作揖主义”》）

这不是宗教的，但是法术的；就是说，他们想达到目的，并不用恳求神灵的方法，却凭了一种错误的物理感应的思想，直接去操纵自然之力。（周作人《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褒扬守节的寡妇，即是说寡妇再嫁为不道德，即是主张一偏的贞操论。（胡适《贞操问题》）

这就要看社会上矫正的力量和安定的力量，也就是说看他们到底抓得住现实还是抓不住。（朱自清《动乱时代》）

4、汉语的插入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之所以有较大的发展，是由汉语语法以意合法为其主要特点的句法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插入语作为句子的特殊成分，与其它句子成分比较，有其独特的表情达意的作用而且也是应需要较容易接受调遣使用的一种句法手段。

上面我们只举出了早期文学作品使用插入语的十大类例子，但足以看出汉语插入语在欧化

影响下的早期发展的却有潜在能力的生动事实。迨后的发展情况, 我们无法也没有这个必要从现当代作家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来寻找进一步的佐证。但我们从个别名作家的个别名著中使用插入语的情况, 可以看到汉语插入语后续的发展状况从而达到我们管中窥豹的目的。

女作家谌容在她的一篇名为《献上一束夜来香》的小说中, 曾经多处反复使用过各种不同的而且证明是成功的, 有成效的具有许多不同功用的插入语。初步统计达七十二处之多, 现择其主要的列举如下: “听说”, “据说”, “看来”, “我看”, “你看”, “包括”, “你说”, “我说” “除非”, “比如”, “听来”, “除了”, “您说”, “您瞧”, “据称”, “照理说”, “或者说”, “对……来说”、“据……透露”、“按……本意”、“说不定”、“比如说”、“听起来”、“一句话”、“可以说”, “没的说”, “你说说”, “我以为”, “想不到”, “特别是”, “按……说法”, “归根到底”, “换句话说”, “凭良心说”, “这样说来”, “也就是说”, “简而言之”, “说得不客气”等等。我们可以说, 作家通过对上述插入语的有效使用, 大大地为自己的作品增加了描述时的穿透性, 论理时的深刻性, 辩论时的雄辩性以及抒情时的动人性。

六、主语使用情况的增多

1、汉语的句子构成重意合不重形合。重意合就不像印欧语那样要求句子的主语部分必须句句必备, 也就是说, 汉语句子的主语部分在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可以不须具备而被省略掉。

在《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一书中, 杨伯峻与何乐士两位先生在研究《左传》里的句子成分后告诉我们: 《左传》全书共有谓语句三万七千零四句, 其中无主语的就有一万九千四百八十三句, 竟占 51%; 而有主语的只有一万八千四百二十一, 仅占 49%。(1)

汉语的主语, 在上下文和语境允许的情况下, 常常是可以被省略掉的。汉语从古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 句子构成的法则仍然保持着这个特征未变。王艾录先生在《复句标准浅谈》一文中,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 现代汉语里缺主句在数量上与主谓句比较, 简直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2)

在《红楼梦》里, 主语被省略的句子俯拾即是, 可以说回回有, 页页回, 段段有。现随便举两个例子说明如下: 用 () 把被省略的主语特别地标示出来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宝玉只回说: “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昨日没了。(我) 给他道恼去。他哭的那样,(我) 不好撇下(我) 就回来, 所以(我) 多等了一会子”。贾母道: “(你) 以后再私自出门, 不先告诉我们,(我) 一定叫你老子大打你”。(《红楼梦》第 43 回)

主语被省略的情况是: 两个单句就有一个单句的主语被省掉; 两个复句, 每个子句的主语都被省掉了。可见主语省略句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另一个例子是:

湘莲道: “(我) 怎么不去? 前日我们几个人放鹰去,(我们) 离他坟上还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勤,(我) 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着众人,(我) 走去瞧了一瞧, 果然(他的坟) 又动了一点子。(我) 回家来就便弄了几百钱,(我) 第三日一早出去,(我) 雇了两个人收拾好了。(曹雪芹《红楼梦》第 47 回)

一个单句, 四个复句, 可以说没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句子: 这个单句就是个无主句; 而每个复句又都有句子的主语被省略掉的情况。

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写有一篇名为《人情似纸》的短篇小说, 文章开头两句是这样的: “不要续上一个‘薄’字。不是那意思”。第一个句子缺主语, 它应该是泛指的人们包括读者自己; 第二个句子缺的主语则应该是“我”即指作者自己了。

如果继续读下去, 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一段文字: “提心吊胆地说真话那阵, 说了那么多。

毋庸提心吊胆便可倾吐真话这阵，却什么也懒得说”。行为被绘声绘色地加以描述，而行为的主体却没有出现而被有意思地毫无突兀之感地省略掉了。那么，到底谁是行为主体呢？这在人们心目中应该说是一个不容置疑且又不言而喻的问题。

2、印欧语比如英语的句子构成重形合，在这种句法特征的支配下，英语译汉语就出现了有主语句对无主语句，多主语句对少主语句的情况；反之，汉语译英语时的情况则是：无主语句对有主语句，少主语句对多主语句了。

(1)、英语译汉语的例子：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朱自清《荷塘月色》）

Of late, I have been in a rather uneasy frame of mind. Sitting in my courtyard enjoying the cool evening, I suddenly thought of the lotus pond that I pass on my way day in and day out. Tonight, it must have a charm all its own, bathed in the light of the full moon. The moon was now rising slowly. Beyond the wall, the happy laughter of children on the road had died away. So putting on my coat quietly, I went out closing the door softly behind me. (Translated by Wang Jiaosheng) (3)

对照汉英我们发现：汉语原文只有四句，而英文则有六句。汉语四句就有两个无主句；而英语六句都是完完整整的有主语的句子。

(2)、汉语译英语的例子：

A、He hated to see him merely lie still and pretend he was all right when he wasn't. (《Father Has a Bad Night》by Clarence Day)

他最恨看见人家只是躺着不动，有痛苦装作没有痛苦。（《父亲一夜没有睡好》）

B、But every time he went back down to the basement and ruled neat lines in his ledgers, he made up his mind all over again that he wouldn't give up. (《Father Tries to Make Mother Like Figures》by Clarence Day)

但是每当他走回他的帐房去在他的帐簿上界划红线的时候，他又重下一番决心，决不灰心。（《父亲企图叫母亲喜欢数目字》）

C、I gave up at last. I told Mother I didn't want to wear the watch any more. (《Father Teaches Me to Be Prompt》by Clarence Day)

我终于灰心了。我告诉母亲，我不要带这个表了。（《父亲教我守时刻》）(4)

以上是我们从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早期译作《吕叔湘译文三种》里挑选出来的例子；为的是要说明汉译英时句子主语取舍的不同对照情况，也就是说汉英主语出现的不同情况。

A、B、C三组向我们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情势：A组英语的主语是“he”，汉语的主语是“他”，其出现率是三比一；B组的主语也是“he”对“他”，但出现率是三比二；C组则是“I”对“我”，其出现率为三比三。在这里汉语主语的出现趋势是三比二比一，而英语则是三比三比三；这就是说，英语主语出现是定势不变，而汉语则是变势不定。从而我们可以看出：汉语

在这里主语的低出现率是汉语的正常态势，而高出现率则是应英语主语出现率的需要所致。

3、汉语主语出现率走高，始见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早期的文学作品中。下面我们摘录一些作家作品的句子，我们如果细琢磨一下就可发现有主语出现增多的情况：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鲁迅《秋夜》)

北平是豪爽的，北平是宽大的。他包容着新旧两派，但他本身并不稍为之动摇。(林语堂《动人的北平》)

我每次想到生与死的究竟时，我不定觉得生是可欲，死是可悲，我自己的经验与默察只使我相信生的底质是苦不是乐，是悲哀不是幸福，……(徐志摩《悼沈叔薇》)

四五年前，我们初做新诗的时候，我们对社会只要求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现在这些少年新诗人对社会要求的也只是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胡适《蕙的风》序)

她以倾国倾城的容貌，做了两任王后，她替楚王生了两个儿子，可是没有对楚王说一句话。(周作人《三礼赞》)

我们用画线的方式，把每个句子的主语标帜出来：按照汉语意合法的句法特征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汉语的句子由于受西洋语言形合法的句法特征的影响产生了主语重复出现的现象。这种主语重复出现，如果我们仍把它们看作是习以为常的，且无语法纰漏的正确句子，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就是主语使用增多的汉语句法发展的一种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的语言现象了。

主语使用如何走向增多，我们从林语堂先生的《动人的北平》一文里，找出如下几个例子，也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北平像是一个国王的梦境，它有宫殿、御园、百尺宽的大道、艺术博物院、专校、大学、医院、庙塔、艺商、与旧书摊林立的街道。

北平是豪爽的，北平是宽大的。他包容着新旧两派，但他本身并不稍为之动摇。

北平有多样性——多样的人。他有法律与触犯法律的人，守法的警察与作奸犯科的警察，盗贼与保护盗贼的人，乞丐与乞丐之王。

北平有五颜六色旧的与新的色采。他有皇朝的色采，古代历史的色采，蒙古草原的色采。

以上例子中的“北平”之对“它”或“北平”之对“他”，是在汉语使用“北平”之对“0”和“北平”之对“北平”的基础上，主语出现率走高的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北平”之对“0”是汉语的基本格式，也就是说，上述各例按照汉语意合法的句法特征，“北平”一词用作主语就足够了。“北平”之对“北平”则是受形合法句法特征的影响，“北平”作为主语不大符合汉语习惯却又重复地出现了一次；“北平”之对“它”或“他”则是在“北平”之对“北平”基础上进一步向形合法倾斜发展的结果了。我们知道，“他”之分化为“他”、“她”、“它”本身就是欧化影响的产物；而上述各例使用的“它”或“他”(实际上应该是“它”)，则更有着深刻的句法学上的背景了。

4、汉语主语使用增多，尤以人称代词和指物代词“它”、“它们”作主语最为突出。请看下面的例子：

他会背耶苏的《祈祷》文，他会念阿弥陀佛，他会背一部《圣谕广训》。这就是宗教了。(胡适《易十生主义》)

我好像是一个圣诞老人，抱着一大堆礼物，我一个箭步竄上了车，我来不及致辞，把东西往她身上一扔，回头就走，……。 (梁实秋《送行》)

我再不能张着眼睛做梦，从今起得把现实当现实看：我要来察看，我要来检查，我要来清除，我要来颠扑，我要来挑战，我要来破坏。（徐志摩《“迎上前去”》）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朱自清《背影》）

他翻来复去，总想坐起来。他听到他母亲的失望的轻轻的长叹。他听到最初的鸡鸣；他知道已交子时，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鲁迅《铸剑》）

他把衣裳塞起来，在灌丛荆棘之中，寻路上去，他一直爬到最高处，他知道那里住着两个苍鹰。（林语堂《赤壁赋》）

“它”或“它们”用作主语以及相关地用作宾语或定语时的高出现率，也许更能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汉语受欧化的影响所达到的惊人程度。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些例句吧！

不知是什么东西惊动它了，它倏的振翅飞去，它不回顾，它不悲哀，它像虹似的一下就消逝了，它留下的是无限的迷惘。（梁实秋《鸟》）

我这几天在留心我们馆里的月季花，看他们结苞，看他们开放，看他们逐渐的盛开，看他们逐渐的憔悴，逐渐的零落。（徐志摩《“话”》）

它们身上有着泥土水草一般的保护色，它们只合在有滋润的泥土，丰肥的青苔的水田里生活滋长。在那里有它们的营养物，有它们的安息所，有它们的游乐处，还有它们的大群的伴侣。（丰子愷《蝌蚪》）

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陆蠡《囚绿记》）

一边慢慢摇着扇，一边这样的默坐在那里，不晓得坐了多久了，室内桌子上的一枝洋烛，忽而灭了它的芯光。（郁达夫《灯蛾埋葬之夜》）

而我的牙齿则不然：它们虽然向我作祟，而我非但不通缉它们，严防它们，反而袒护它们。（丰子愷《口中剿匪记》）

历过的艰辛自不必说它。要说的是找到了水源，才发现没有带上盛它的容器。（张洁《我的四季》）

它象是一个民族在这世界里消亡了，随着它一起消亡的是它所孕育的传统和故事。我们没有方法去追寻它们，只有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们的余韵。（冯至《一个消逝的山村》）

勉儿和爸爸还悄悄讨论过它的品格问题。勉儿说它太不安分，爸爸却说它太安分，它太忠实于那头陀的灵魂，虽然它不想做那头陀。（宗璞《童话三题》）

我的腿即使瘦削和被钉死，它们仍然是顾长的、有力量、有韧性的！它们走过了多少艰难的路！（王蒙《十字架上》）

七、动词谓语句的发展

汉语的谓语句，应该说是相当发达的。按其性质来分，有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和主谓谓语句。

动词谓语句即是动词作句子谓语的句子。动词作为这种谓语的核心部分，在欧化影响下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分析：

1、动词谓语句向强化动态功能的方向发展。汉语里本来就有“了”、“着”、“过”动态助词。“了”表示动作的完成，“着”表示动作的进行或状态的持续，“过”则表示经验、阅历。

下面我们先考查一下宋元明清时代，“了”、“着”、“过”的使用情况：

关了门，闭了户（《朱子语类辑略》）

如战阵厮杀，擂着鼓，只是向前去，有死无二。（《朱子语类辑略》）

须是入去里面，逐一看过。（《朱子语类辑略》）

只见便袋里搜出一个纸包，包着一封书，取过来递与朱头领。（施耐庵《水浒传》39回）

次日早起来，吃了酒会，离了客店，又拴上四个甲马，挑起信笼，放开脚步便行。（同上）

到武王之世，开了国家八百年基业。（冯梦龙《喻世明言》21卷）

戚汉老处小弟自己还过了，这钱，大哥权且留下，且待小弟手中乏时，相借未迟。（同上）
定睛看时，乃是钱大郎直挺挺的睡着。（同上）

我只吃过了一回，这是第二回了。（曹雪芹《红楼梦》第41回）

实告诉说罢，我的手脚子粗笨，又喝了酒仔细失手打了这瓷杯。（同上）

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同上）

安公子听了，皺着眉，裂着嘴，摇着头道：“这椿事却难。”（文康《儿女英雄传》第9回）

究竟这二位淑女相夫，一个作了英主，一个作了贤相，丑又何妨！（同上）

从来娶妻娶德，那战国的齐宣王，也曾娶过无盐，蜀汉的诸葛武侯，也曾娶过黄承彦之女，都是奇丑无对的。（同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汉语为了适应西洋文化传入中国的需要，采取了一切措施加强汉语动词的动态功能。在充分利用动态助词的基础上，同时也调动一些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乃至其它副词来为强化动态功能的目的服务。请看：

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胡适《差不多先生传》）

只有它知道长江已经走过和将要走过的迢迢途程的时间，是多么悠久。（管桦《奔》）

我的邻人不知和谷物同时收获的还有人生。我已经爱过，恨过，欢笑过，哭泣过，体味过，彻悟过……。（张洁《我的四季》）

那是一条为苦痛和灾难所滋润的道路，那又是一条屈辱和创伤铺成的记忆之路。近百年我们中国人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地到达过，但依然作为世纪的落伍者而存在。（谢冕《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

凡是人都在体验着生活，都在遭遇和命运中感领着世界的馈赠。人人都体验过，或正在体验着欢乐与忧伤、喜庆与绝望、爱欲与死神的不可抗拒的纠缠。（刘小枫《拯救与逍遥》）

她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也不会想出这样绕口且能呼风唤雨的学向。（张洁《脚的骚动》）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已经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可能成为苏州的留园、愚园、拙政园的对立面呢？（王蒙《苏州赋》）

2、动词谓语向强化情态功能的方向发展考查宋元明清时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我们发现，汉语主要是通过动词前加能愿动词的方式来显示动词的情态功能的。请看下面的一些例子：

我说么！且不要走动，等后面人马到来，好和他厮杀。（施耐庵《水浒传》第41回）

如是相从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愿去的，一听尊命。（同上）

小生只恐家书不敢擅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观。（同上）

戴宗由他拷讯，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同上）

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同上）

奈缘力薄才疏，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愿。（同上）

不多时，后夫唤到，拜伏于地，不敢仰视。（冯梦龙《喻世明言》第27卷）

再三拷打，不肯招承。（同上）

喝令手下不要计数，先打一会，打得二人死而复醒者数次。(同上)

观主不必焦躁，这个词儿是谁做的？(第24卷)

刚将年事忙过，凤姐儿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两三个太医用药。(曹雪芹《红楼梦》第55回)

他虽不肯说出来，众人看他面目黄瘦，便知失于调养。(同上)

正值黛玉才歇午觉，宝玉不敢惊动，……。(第57回)

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闹了。(第58回)

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才醒，后悔不及，……。(第75回)

偶然闲来，不过饮酒看花，消遣岁月，等闲不肯进城。(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一回)

入场出场，又按着日子，打发家人接送，预备酒饭，打点吃食，公子来请安向候，都不必细说。(同上)

你辞婚是因不曾禀过我同你父亲，不敢自主，你得循着人子的道理。(第12回)

先得求父亲不要吃惊，着急，生气，容儿子慢慢的细禀。(同上)

安太太不会行汉礼，只得手摸头把儿，以旗礼答之。(同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一些文学作品里，我们发现：上述我们画线的词语，向着强化动词情态功能发展，在使用上很有自己的特点。请看我们摘录的以下的有代表性的句子：

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结婚这件事，只要成年的一男一女两相情愿就成，并不需要而且不可以有第三者的参加。(梁实秋《结婚典礼》)

为什么海砂里不能长花他没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拿花来栽，拿水去浇，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欢喜，他就乐，……。(徐志摩《海滩上种花》)

还有些人只愿意自己听人家的谈话。这些人大概是些不大能，或者不大爱谈话的。(朱自清《掩天儿》)

倘使插了草标到夜市去出卖，也许能得几文钱罢，然而我们不能，也不愿这样做。(鲁迅《伤逝》)

她是来享受，她不能，不肯，也不愿，看别人的苦处。(老舍《骆驼祥子》)

他们不但不会，没空，并且无心为我整备烟具，即在我自己也不可能从这上面意识到感受到什么快乐幸福，……。(吴祖湘《烟》)

我始终没能，或者是没想到往哪儿拐一拐，就是寄书又怎么了？等到后来的后来，他才去想。(张洁《谋杀》)

我也需要你永恒爱我。可我不能够也没有必要永这象以往那么爱你，因为我现在确实更爱她。(刘心武《多桅的帆船》)

也许会因此不再喜欢不再会讲已经法定了推广了许多年的普通话——国话。(王蒙《苏州赋》)

因而，人文价值科学不能、也无须要求获得自然科学一类的客观性。(刘小枫《拯救与逍遥》)

所以我说，非理性主义可以作为理性主义的解毒剂。但它始终不能和不应成为主流。(李泽厚《我的哲学提纲》)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上述画线词语正是通过从单举单用到对举对用乃至多举递用的变化才使汉语动词的情态功能得以强化发展的。

3、动词向大负载大容量的方向发展。所谓大负载就是动词前可载有较复杂的状语;而大容量则是指两个甚至多个动词联用且共同支配同一个宾语的情况。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状一动一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学作品里是怎样一种情况吧:

做出事来须连累了我和你。(施耐庵《水浒传》第10回)

李小二连忙开了酒,一面铺下菜蔬果品酒馔。(同上)

正吃时,只听得外面必剥剥地爆响。(同上)

陈大郎穿了一身齐整衣服,取上三四百两银子,放在个大皮匣内,唤小郎背着,跟随到大市街汪家典铺来。(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

这里陈大郎拿着东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檐,件件的反复认看,言真道假,弹斤估两的在日光中炫跃。(同上)

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人烟渐渐稀少,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茗烟道:“这里可有卖香的?”(曹雪芹《红楼梦》第43回)

众媳妇们方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轻慢疏忽了。(第55回)

公子也忙着揀笔墨、洗砚台,包草稿纸。(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一回)

偶然到亲戚家走走,也是里头妯娌外头妯娌跟着。(同上)

从以上画线的词语来看,无论是用作“状动”还是用作“动宾”,它们的结构都比较简单,而且多动共宾的情况也是十分少见的。此种情况,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请看下面的例子:

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再浅一点,男女同学是好是坏,此中不乏问题,为何没人肯来反对或辩护,或叙述他或她的经验?(林语堂《关于《人间世》》)

在这些纯爱的骨肉的经纬中间,不由得你不从你的天性里抽出最柔糯亦最有力的几缕丝线来加密或是缝补这幅天伦的结构。(徐志摩《我的祖母之死》)

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叶圣陶《两法师》)

匆促,唉!这个不足作为理由的理由使我们错过了,丧失了,或者驱走了多少当前的快乐呢?(何其芳《县城风光》)

譬如我等著有刺纲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周作人《碰伤》)

当我提着、夹着,捧着一大堆东西,飘飘然回到寓所的时候,心中觉得我所喜欢的不是那些五光十色的糖果,乃是这糖果后面一种挥霍的快乐。(冰心《无家乐》)

所以他猜想巨型的大红板子才更加巨型,所以板上才写过和写着画过和画着许多惊天动地的人和话,好比现在的大红板上就写着先圣孔老夫子语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非常地五湖四海,先知先觉,……(张洁《日子》)

乡亲们不懂得要如李太白、史湘云那般推崇和欣赏他，反而以酒鬼之名赠之，真是虎落平阳，龙困沙滩，没有办法。（高晓声《壶边天下》）

总之，不只是描写、发现、了解、思索诸矛盾而已，而是在活动中去利用、展开矛盾，随具体的条件、情况而灵活的决定和变化主体的活动，不局限、拘泥、束缚于既定的或原有的认识框架。（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以上的例句特别地向我们展示出：多动共宾是汉语动词谓语功能得以发展的不可忽视的语言事实。我们不仅从“五四”以来的作家作品里，而且可以从不少学者的著作里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例证。

八、被动句用法的新发展

我们这里所说的被动句，实际上是汉语里的“被”字句，即是说是用“被”字构成的在语法意义上表示“被动”的一类句子。

从语法范畴的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汉语的这种“被”字句与印欧语比如说英语的被动句，无论是在语法形式上，还是在语法意义上都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五四”以后在西洋文化加速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汉语因此所受的冲击力随之加大；对“被”字句的压力应该说是首当其冲的了。

1、汉语“被”字句原本用来表示不如意不愉快的句法功能的，因此按其本能是很难适应诸如英语那样的被动句所提出来的要求的。那么就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被”字句的被动意思是怎样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出来的：

为因新任一个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帅府太尉，怀挟旧仇。（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回）

王四相别了回庄，一面走着，被山风一吹，酒却湧上来，踉踉跄跄，……。 (同上)

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

大官人便可急回下处，莫在他门首盘桓，被人识破，悞了大事。（同上）

及出厕来，酒被风禁，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觉得眼花头眩，辨不出路。（曹雪芹《红楼梦》第41回）

袭人恐惊动了人，被宝玉知道了，只向他摇手，不叫他说话。（同上）

沿河碎石坦坡一段，被水冲刷，土岸蛰陷，禀请兴修。（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回）

直等到三天以后，他才忽然想起，告知了张进宝，被张进宝着实的骂了一顿，才连忙打发了赶露儿起身，……。 (第三回)

可以看出：“被”字句的主要功能是表示一种不如意不愉快甚至不幸的事情，也就是说是一种负面的消极的遭遇。

2、汉语“被”字句的这种习用定势，是怎么样来应付英语被动句的发达的句法功能的呢？我们从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吕叔湘译文三种》里，摘录了一段文字，从其汉译英的对照中我们也许能得到“被”字句习惯用法如何被英语突破的发人深省的启示：

This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subject and plan would perhaps have seemed to suggest that my “situation” was after all one to be rejected. Every novelist has been visited by the insinuating wraiths of false “good situations”, siren-subjects luring his cockle-shell to the rocks, their voice is oftenest heard, and their mirage-sea beheld, as he traverses the waterless desert which awaits him half-way through whatever

work is actually in hand.

汉语译文是：

题材和布局之间的矛盾也许给我暗示，我的“情节”是最后不得不放弃的情节。每个小说家都曾经有虚假的“好情节”这个善于迷惑人的精灵光顾过，被那种水仙女似的题材引诱他的小船撞碎在礁石上；她们的歌声最容易被听到，她们的海市蜃楼最容易被看到，是当他正在穿越潜伏在他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中途的滴水皆无的沙漠的时候。

以上是从《作者自序》中摘引来的。英语有四处，而汉语则有三处用了被动句型；细分析起来，它们彼此并不对应。即是说，英语的被动句型汉语不一定以“被”字句与其对应；反之，英语虽不是被动句型而汉语却以“被”字句与之相对。这种差异正好反映出汉英被动句，从形式上到功能上的不同特点。

从形式上看，汉语中的“被听到”，“被看到”，正好与英语的“is heard”，“be held”是相对的。英语还有两处用了被动句式，汉语并没有用“被”字句来对应。至于汉语的“被…引诱”与英语的现在分词“luring”在语法上也是无对应关系的。

从功能上看，汉英不相对应则正是由汉语“被”字句的习用定势决定的；汉英彼此对应的两处，则是英语的被动式突破汉语“被”字句习惯用法的结果——“被听到”、“被看到”这类“被”字句的新型用法就得以产生了。

3、“被”字句的新型用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西洋文化在向中国大力传入的过程中，从当时的翻译家和文学家的作品里，我们发现得到了长足的决定性的发展。请看：

而活得最高尚，被人尊敬的，是通骂汉奸的逸民。(鲁迅《半夏小集》)

其人才真能了解人生是什么，日后将被纪念为模范的高僧。(周作人《生活之艺术》)

她被那和暖的阳光亲嘴，而不至于中暑。(林语堂《萨天师语录》)

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平时被我们宠坏了的他，听说此番病里，却乖顺得非常。(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

所以客人常被分为若干流品，有能启用平夙主人自己舍不得饮用的好茶者，有能享受主人自己日常享受的中上茶者，……。(梁实秋《客》)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胡适《追悼志摩》)

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朱自清《绿》)

人类底隐约的心被蠕动了，萌芽了，似不能忍制的匍匐青草地上底毒蝎一样。(柔石《一个春天的午后》)

我眼看那个驴子从大门口飘飘的不见了！我的心魂被引了去。(肖红《蹲在洋车上》)

“看什么人，被谁看？”“嗨，你还不明白，王乡绅想同顺顺打亲家呢”。(沈从文《边城》)

一任主人发落，结果被派定坐在左边，独占一面。(丰子恺《作客者言》)

“被”字句用法的突破，首先表现在不再只是用来表现不幸不愉快，而且可以表示幸运愉快的事情了。其次，我们还可以发现：作为动词尤其是及物动词；只要需要皆可用于“被”字句。汉语“被”字句就这样，可以说得到了与西洋语言比如说英语被动句相应功能的全方位的发展了。这从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中，也不难找到“被”字句这种全方位发展的使用情况：

乖乖宝宝的被女人吻着玩着，象个小肥哈巴狗。(老舍《新爱弥耳》)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評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者讲的那段话，……。(巴金《巴金选集》后记)

它晶光妖眼，火一般鲜红，火一般强烈，不知不觉，所有暗影立刻被它証明了。(刘白羽《日出》)

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都要丢失一点东西，虽然幸福了，被別人称羨。(李健吾《坛子》)

鲍小姐从小被父母差唤惯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钱钟书《围城》)

可是刚巧被她看见一辆包车从走廊里拉进来，停在院子里。(张爱玲《怨女》)

这时在旁带着满脸疑问的领班的心情彷彿被她察觉了，她回过头去向着他：“张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今儿真赶巧啦！”(柯灵《同伴》)

有时夜间写作，竟致晕倒，伏在自己的一摊鼻血里，第二天才被入发现。(汪曾祺《一个爱国的作家》)

冰层好象已经裂了多次，每一次分裂又被冻住，明显着纵横横横的银白的线。(賈平凹《商州又录》)

感到满意。好象被按摩。好象被爱犬舐遍了全身。好象笑得更加高雅。好象被花瓣洒下，被花瓣埋葬起。(王蒙《夏之波》)

然而梵高一定陷入了幻觉。如此细腻，抚摸一般细心抹塗道道勾描层层晕托的女性，在他的色的平塗中被抽象了出来。(张承志《禁锢的火焰色》)

她已经记不请那个男生的脸，对他也不曾有深藏的暗恋，但颂莲易于被这种优美的情景感化，心里是一片秋水涟漪。(苏童《大红的灯笼高高挂》)

不必再多举例子了，上述例句足以证明：在汉语的书面语里，“被”字句作为汉语的被动式已经发展到可与英语的被动句功能相匹配的地步了。

注：

- 1、请参阅杨伯峻、何乐士著《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904页，1992年3月，语文出版社出版。
- 2、请参阅王艾录著《复句标准浅谈》，1981年1月《语文研究》。
- 3、请参阅陆钰明著《汉英翻译指导》，216—217页，1995年9月，上海远东出版社。
- 4、请参阅吕叔湘英汉对照《吕叔湘译文三种》，1992年5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目：

- 1、《汉语史稿》，王力著，中华书局，1980年。
- 2、《汉语语法论》，高名凯著，台湾开明书店印行，1993年。
- 3、《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杨伯峻、何乐士著，语文出版社，1984年。